

Fragment of a rectangular label with a black border and some illegible markings.

Fragment of a rectangular label with a black border. It contains two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卷 (Volume) and 一 (One).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為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舉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季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為然。望弟即照此辦理。將季觀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尚不可煩。况喪禮而可煩。瀆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即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為然。

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為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潭。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沉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

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恐須改題耳。

十二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少荃為季弟請諡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閱目下之是否。俞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何。與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恃無意外之罰。而恃無可罰之實。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為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錢二萬串。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概不宜附葬馬公塘。其言亦頗近理。余因相隔太遠不敢遙決。請澄自行決斷。

十二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李世忠事。朝廷方以袁帥辦理妥善。此間無論如何讓。他總不能如袁之惟所欲為。陳棟九營且到此。再看目下鮑張朱各軍缺額甚多。可以此勇挪移補。

之則不必多開新營。如萬不可挪補，則令迅赴金陵聽弟妥為位置。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一則餉項極絀，明年恐有斷炊之虞；二則局面愈大，真氣愈少；和張晚年覆轍，只是排場廓大，真意消亡；一處挫敗，全局瓦解，不可不引為殷鑒。三則余擬於新年疏辭，欽篆江督兩席，以散秩專治軍務。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權位稍分，指摘較少，亦與弟請改武官之意暗相符合。保舉單不能不減，余自有苦衷。明年至金陵，當面詳告可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接弟捷報，知谷里村、六郎橋、朱門等處賊巢，一概剿洗。此後自弟營以至金柱關、除太平府城外，尚有賊卡賊壘若干。先打賊館，後破壘卡。此法處處可行。此次出隊打行仗，至六七十里之遠，將來推廣變通，便可打至百餘里、二百餘里。惟雨花臺老營，須十分堅固，能於最衝地方築石壘數處，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宜用勁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則臨分兵之時，便益多矣。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漂東壩，弟深以為難。現在撥兵出防東西梁山、裕溪口、龍山橋、黃麻渡三山，多至六七千人，而弟毫無難色。然則明年軍威丕振之時，弟分兵出剿二漂東壩，必更高興無難色耳。

同治元年除日

澄弟左右。接到排遞一函。弟意擬將季觀權厝於修善堂屋後。從容再覓佳壤。合葬季弟夫婦。馬公塘葬定未久。弟意不欲輕動。自有一番謹慎不得已之苦衷。余雖不明地理。而啟土禁忌之說。亦不敢不小心遵信。一切即由弟作主。權厝修善堂屋後。俟尋得吉域。再行遷葬。余已寄信與沅。沅在三千里外。想亦不敢專主。當仍由弟作主也。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元旦

沅弟左右。今年元旦。天氣溫和。傍夕晴霽。或東南軍事。可期平穩。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貴。統轄近九萬人。若無米可食。豈堪設想。金寶失守。吳竹莊之說。本屬可信。或者尚有一分冀倖未破。此癡人幻想也。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俟擬得寄弟商定再寫。鮑軍門二十五日出隊。因雨泥中途折回。深感弟派南雲駐紮三山。保全糧路。其軍氣較前稍壯。若將陳棟之勇。分二千給之。則更壯矣。保舉太濫。官胡創之。余亦因之習焉不察。不復自知其非。今年余將力挽頹習。逐案核減。正月擬至金陵。與弟面談諸事。

正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尚有九營。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則可挑存四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為餘勇。聽弟裁度。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正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李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相。淮北之鹽。幾與搶奪無異。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本日接兩次家信。交來人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眉宇本軒昂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王。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為王。即寓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衰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

正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弟軍不能進。剿東壩二漂。自是審量穩慎之計。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已決不欲令弟軍。鵬剿各處。上年凱章病重。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調養。況弟誼屬手足。豈親愛反不如凱乎。況澄意但請調至安慶。身邊并不求回籍。目下金陵大局。苦於無人接辦。而儘可不必遠出。鵬剿尤不宜親身督隊。除堅守金陵老營外。有餘力。則派人助剿。含巢無慮一帶。今年望弟篤守。恐懼和平四字。以弭災而致福。本日解去銀四萬。作抵去冬上海一欸。春霆大獲勝仗。立解涇圍。軍威或可再振。

正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東征局保案。昨日奉到。硃批諭旨。一概照准。憚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而南坡翁僅以道缺提奏。想尚有後命也。李筱泉調廣東糧道。聖意亦為廣東釐務而設。王文瑞擢贛南道。則因克復柘門。新得記名故耳。季弟追贈按察使。昨日具摺謝恩。鈔稿寄閱。少荃調浦東各營。潘鼎新劉銘傳等。救援常熟。蓋因常熟賊目周興隆等投誠後。偽忠王以大股賊前往圍攻。少荃欲力爭常熟一城。福山一隘。為克復蘇州張本。專函來調樹字五營。余不已得調韋部五營守無為州。而騰出樹字五營赴滬。少荃麾下之將。僅程學啟一人能當大敵。餘不足深恃。余屢勸其約旨。

卑思不宜多拓疆土而少荃不甚相信頗為慮之

正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念茲專人送膏藥三筒與弟即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大有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寔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王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寔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



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廢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為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正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為然即余漸衰老亦常有動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即降龍也所謂懲忿即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彊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彊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彊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彊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正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北岸可慮者在毛竹丹一軍吾已添調元中瑞左兩營益之聞其營柴米子藥足支月餘應不怕圍營截糧只要處處守定待三月間希庵及江席同來北岸

當可得手。左帥新復一府三縣。軍威大振。鮑亦未糧充足。士氣漸王。春水生後。舟師會剿南岸。或亦無虞。目下吾所慮者。少荃因救常熟之故。兵力全出。老營空虛。及北岸之賊。不踞巢舍。直犯桐城以上耳。弟臂疼未大愈。膏藥已試貼否。千萬莫多服藥。筋脈之間。豈水藥之力所能遽到。利未達於筋絡。恐害已中於他臟。吾近年不輕服藥。實有確見。弟可參酌。南雲三營。暫不可離三山。吾之視南岸。始終重於北岸。不知弟意何如。

正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臂疼尚未大愈。至為系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接奉寄諭。知少荃為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予諡。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廕一節。余亦思之再四。以其目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且弟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不特為同氣之冠。亦為各族所罕。質諸祖父在天之靈。亦應如此。九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尚以南岸為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弟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甯國則不可救矣。

二月十四日金陵大勝關舟次

澄弟左右。二月初十日在金陵沅弟營中。接弟正月二十日信。痛悉蘭姊於十四日仙逝。同產九人。二月之內。連遭季弟與伯姊之戚。從此只存吾等四人。撫今追昔。可勝傷痛。又聞臨三外甥哀毀異常。其至孝可敬。其體弱又可憐。伯姊遺命。不令長子入營。自當謹遵。吾即日當寄銀二百兩。料理伯姊喪事。即以為臨三臨八甥家用之一助。余於二月初六日抵金陵。在沅弟營中住五日。十一日仍回舟次。沅弟送至舟中。同住三日。俟風息即行西旋。周歷蕪湖金柱關無為州等處。再行回省。鮑春霆於二月初一日大戰。將圍營之賊擊退。乘勝攻克西河小淮霍灣沘等賊巢十餘處。自去秋以來。奇險萬狀。竟得轉危為安。各軍穩如泰山。國之福也。余身體平安。齒疼全愈。目下惟李世忠九洲二浦危急。餘無可慮。

二月二十日 裕溪口

沅弟左右。江浦新河口俱陷。北岸賊勢浩大可知。然二處之不保。亦意中事也。余於十八日至金柱關。即與厚杏查閱三汊河龍山橋等營。朱洪章兩次敗挫。士氣已傷。其濠牆亦極草率。全不可靠。十六之役。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戰力堵。朱營並無一人隨之堵禦者。幸水師彭羅陸師朱羅繼進。始能轉敗為勝。然長勝軍目下已為極劣之營。而查家灣新圩角防河之法。亦甚不妥。厚庵力勸余將該防兵調回老營。稍為

休息。余令李祥和親往調之。以余察度該河長近八十里。與永豐河相等。深則倍之。分哨防河。可禦零賊。斷不可敵大股賊。既渡河。長勝軍之營盤不可恃。李與朱羅之營。則皆可恃。此金陵之情形也。十九日查閱西梁東梁裕溪等處。張與周熊之營。皆可恃。武明善之營。則萬不可恃。此外江之情形也。余與杏南熟商。目下以熊登武三哨。移守東梁。將來須由弟處再撥二新營上來。以一營協防西梁。俾熊營一哨全歸東梁。張營一哨全歸裕溪。以一營紮金柱之寶塔。以保三汊河。朱羅之後路。庶查家灣龍山橋。縱有疏失。而蕪金大局無礙。

三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賊竄東建。便不得通徽祁消息。以理推之。劉克庵已至屯溪。距休甯僅三十里。鈐守祁桂守徽。休克作游兵。山內必可萬全。惟賊由山外徑竄江西湖口。景鎮俱為可慮。余檄春霆回救景鎮。連日雨泥。師行遲滯。不知趕得上否。北岸之賊。初二日已過盛家橋。距廬江僅二十里。幸先有吳長慶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營。廬邑應可保全。近日糧臺奇窘。通省城尋湊不上萬金。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銀六萬。指明九江新關稅。向寄雲借穀四萬。指明近河州縣倉穀。向少荃借銀八萬。不知均有些點綴否。上海近無信來。常昭業已解圍。此乃極好消息。蘇浙兩處得手。只要此間不

大決裂夏秋必有好音也

三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派杏南帶五營援救毛劉弟處。兵力不厚。何可再分五營之多。偽忠王於十年春間攻陷杭州。即係分和張兵力。以解金陵之圍。此處詭計。今亦不可不防。望弟即日調回三營四營。固金陵之老營。酌留一二營於上游。若石澗埠幸而解圍。即令杏南與劉南雲張光明等。從西梁山五顯集進兵。攻銅城關之背。春霆從東關進兵。攻銅城關之上。即石澗埠。果有不測。但留杏南畧助蕭守運漕。鮑在北岸。必能保全。無為廬兩城也。頃聞捻匪自麻城下竄。蘄水不日必入皖境。已調周厚齋防守桐城。令成武臣跟追下來。亦可至桐舒等處。廬州子藥米糧。足支月餘。聞石清吉甚不得力。可慮之。至安慶留兵六營。雖不甚可靠。而緩急尚易調也。

三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石澗埠營盤儘可不紮。余前疏於考核。迨親閱以後。明知其散漫難守。又不能立刻調開。致掣動各處勁兵。往救尚不知救得上否。若調南雲三營赴州城。調毛撥二營守三汊河。雍家鎮。而毛率六營守桐城縣。則八面皆妥矣。余之不善用兵。此特其一端也。目下鮑軍不能救景鎮。因為江西之患。而派七營上援。尤於金陵老

營有礙。望弟速調數營回雨花臺。而留杏南於裕溪口等處。料理援剿事宜。弟身體畧愈。尚未復元。不可過於焦急。

三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上游之事。弟尚有不盡知者。分條縷告如左。

一廬江已有賊到。撲城一次。自己至酉人約四五千。洋槍亦多。吳長慶三營儘足守禦。近又截留梁美材三營。尤為力厚。米糧子藥可支四十天。

一桐城派厚齋帶五營往守。自省拔行約十五六日。可到。只要廬江之賊不撲桐城。則守備皆全矣。舒城三河二處。皆係蔣之純防。似可放心。石清吉甚不得眾心。郡中之事。卻多可慮。鶴九亦非能禁風波者。

一麻城下竄之捻。已陷廣濟黃梅。此時想過宿松以下矣。成武臣一面派禮左等三營先來救省。一面親自跟追。嚴中丞亦派王桐柏六營出境追剿。官軍遠不如捻行之速。聞捻意欲直撲安慶。此間日內畧有防備。一面調申夫由東流回省。俟省防無虞。即令申夫會同成軍專剿捻股。

一湖口有丁義方王定國水陸兩軍。可保萬穩。黃老虎等竄江西者。聞至今尚徘徊於石門洋塘一帶。只要景鎮諸軍。嚴扼昌江一河。春水盛漲。賊亦斷難飛渡。若由山

內穿婺源。左軍或足禦之。

一希庵三月十日之期。不知果成行否。味根想難遽成行。席研香則已屢次催令赴撫州矣。樅陽竟無人往守。且姑置之。弟處要火藥。昨日解二萬斤。銀錢則竟無可解。且看丹荃兩信。有接濟否。再此次鮑軍從無為州進援石澗埠。杏南與蕭軍從黃雒河進援石澗埠。以理推之。當可解圍。解圍之後。吾意以鮑軍從東關進攻桐城關之前。杏南與南雲從西梁山五顯集攻桐城關之背。即竹丹一軍。亦不必再紮石澗埠。儘可與杏南南雲三人。合為一路。均作游擊之師。三部將近萬人。鮑軍亦有萬人。鮑以無為運漕為後路。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為後路。兩枝活兵。縱橫馳擊。則無巢和舍境內。當可次第肅清。上游舒桐廬合。節節皆有防兵。吾又派成李兩軍。為游擊之師。大局必不致決裂。蕭為則一軍。分守運漕三汊河雍家鎮三處。黃洛河儘可不設守兵。此外概不置守。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巢舍等處得手。以全力進攻橋林江浦浦口等處。直打九洲洲北岸大定。再行回顧南岸江西。余意如此。請弟與雪帥妥議行之。余相隔太遠。不能遙制。并不能往返細商也。

三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弟意石澗埠解圍後。各軍不可株守。宜急進攻。正與余意相合。所微不合。

者。余令蕭守運漕而以彭毛劉為進剿之師。弟令彭守運漕而以蕭毛劉為進剿之師。弟意賊將上竄。故追剿廬江三河桐舒等處。余意賊將下竄。故速剿閘鎮巢縣和含等處。此所以微不合也。合廬舒桐三河五處。余皆有勁兵守之。潛木以上又有成李兩軍。巢賊斷無上竄之理。石澗埠解圍以後。賊必仍歸東關巢縣閘鎮三處。我軍向下追擊。仍宜以蕭守運漕而以彭毛劉為進剿之師。省得紛紛換防。耽閘工夫也。弟統二萬餘人。必須分出一枝活兵在外。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此次彭帶七營。劉帶六營。在外恰好成一枝活兵矣。若再分吉左敏字三營。過江則十六營更成一大枝。活兵杏雲芳浦二人。僅可以當大敵。弟不必過慮。恐活兵在外吃虧也。惟金陵老營兵力尚單。恐須調回一二營。弟自酌之。至於上游合廬舒桐三河六安等城。皆已守定。弟儘可放心。擒匪至廣濟後。并未下竄。想已至英山以內矣。

三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石澗埠之賊。竟全數遁回巢縣。未得痛剿。若遽調鮑上援。江西則皖北之賊。必當有一番大動作。恐貽皖鄂無窮之患。春霆欲就原船轉舵西上。移救江西。余當力阻批答。令其仍由東關進攻銅城閘。或由黃墩進兵。亦可。其彭毛劉三軍。則仍



從西梁山五顯集進攻銅城閘之背。總須全力一打。斷其犯鄂之謀。然後北岸稍得安枕。余與雪琴杏南皆言鮑軍攻剽北岸之事。不知雪杏接到後。能力阻春霆之西旋否。

三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畧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趣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